

游者不知所適有所眩則有破性豈有破者哉故至觀者不知所眩无所不游而實无所游无所不觀而實无所觀上與造物者游如斯而已故曰游其至矣乎
冲虚至德真經義解卷之五

冲虚至德真經義解卷之六

作其

宋徽宗皇帝書

仲尼下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威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其疾哉矣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術術所能已也

如豕則忘人之貴於物視我如人則忘我之異於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則无留居也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則不擇地也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則既不受至於人威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則又不見役於物仲固不可以事國君交親友俯固不可以御妻子制僕隸也昔之以天下辭者皆曰適有幽憂之病則命龍叔背明而立向明而望之疑其有幽憂之疾故也聖人之道莫實乎虛今日吾見子之心方寸之地虛矣則幾聖人者也耳目鼻口皆關於心六孔流通則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之謂也一孔不達則心凝矣視彼外物何足以爲之累然且謂之疾者豈病忘之類歟

无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由死而生幸也故无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

而得死者亦謂之常

所貴乎道者謂其可以死生也道獨存而常本亦无往而不存獨存而常今故曰无所由而常生无往而不存故曰有所由而常死由其道而生則雖死而不亡是理之常也故曰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乃若由生而亡非正命也故曰不幸也由其道而死則未終而亡不以爲變故曰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乃若由死而生則固之生也幸而免爾故曰由死而生幸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既化而生又化而死由於道聽於命方生方死乃常然耳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

死而不亡則其死可樂所以望其門而歌不幸而死則其死可哀所以撫其尸而哭乃若隸人之生死則或相和而歌或相環而哭又烏知死生之所在

月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

將翼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垂存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物極必反是事之變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故未免乎累聖人不位乎其形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无聲之中獨聞和焉豈以形累神哉

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彼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所爲牢籍庖厨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弗應伯豐子之徒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无能相位者无能相使者而位之者无知使之者无能而知之與能皆爲之使焉

執政者迺吾之所使子奚於焉鄧析无以應目其徒而退

百家眾技不能相通譬如耳目鼻口也各有所長時有所用然有真君存焉其使形者也治土木金革以爲器治聲樂書數以爲用治軍旅以禦外治宗廟以善內羣才可謂備矣然皆有之以爲利者必无之以爲用迺能總而一之蓋有爲則有所不能爲无爲則无所不爲故曰位之者无知使之者无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鄧析不通乎此以執政自矜宜其見笑於大方之家伯豐子不應則不言之辯也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无敵於天下

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故學視者先見與新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積聚小不勝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豈尚力之謂哉此不用力所以為真有力者歟。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故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自有其棄而忘之以至於無見則視乎冥冥無以異於見與新也自有其聞棄而忘之以至於無聞則聽乎無聲無以異於聞撞鐘也德之不形名安所出哉然則顯其名者是違其教矣唯猶愈於尚力以求名此所以見取於時也。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

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師學无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无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諫之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問其實子輿曰

吾笑龍之詒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拈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无絕落後矢之拈猶銜弦視之若一馬孔穿駁之龍曰此未其妙者蓬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秦檜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睚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是宜智者之言歟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拈發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睚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夫无意則心同无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

也髮引千鈞擊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今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

行毀乎隨故欲其有師學陋於獨故欲其有友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佞給者為不中百家策技時有所用故漫衍者為无家有射之射有不射之射後鏃中前拈不過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目不睫故不過盡矢之勢而已是射之射又何疑焉意生於心有意而心異矣故有意不心而无意則心同指以指物所不指則不至故莫若无指則皆至物不可窮也必有其物而欲盡則常滯於有故有物不盡而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謂或枉或直其影則一故其說在改也髮引千鈞謂積小不勝為大勝故曰勢至等也雖然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圍也列子載此蓋所以祛邪說之弊

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非有人故天下治與不治所不知也非見有於人故億兆之願戴已與不戴已所不知也問之左右問之在朝問之在野皆所不知則蕩蕩乎民无能名焉故也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則衣食足而咸受命之中不識不知則衣食足而循天之理百姓謂我自然此之謂太上之治

關尹喜曰在已无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

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无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不為真知真能也發无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塊也積塵也雖无為而非理也

道行於萬物之上聖人體道運而无積而物不能離焉故曰在已无居形物其著所謂其動若水者言與物委蛇而同其波順理而動也其靜若鏡者不將不迎應物而不藏靜而不變也其應若響者未嘗唱也常和人而已道也者應物而不違故也道若物也物滋遠於道所謂物自違道道大同於物故道不違物无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所以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黃帝曰无處无服始安道无思无虑始知道所以善若道者亦不用力亦不用心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故曰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者言不

可度也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者言不可執也致道者忘心心无所知是謂得之有心者无心者皆未能忘心也故不足有德默而得之性而成之无所用其心者也故有以得之知而忘情則无知之累是謂真知能而不為則无能之巧是謂真能若發乎无知又何以能情若發乎不能又何能為也道常无為而无不為

缺文

冲虛至德真經義解卷之六